



梦断红楼

孙修文

邵长鸣著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I 24
29-42

梦断红楼

孙修文 邵长鸣 著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梦 断 红 楼

孙修文 邵长鸣著

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
(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) 宁夏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, 850×1168 1/32 印张, 14.375 字数, 360千 插页, 2

印数, 1—6 000册

1995年1月第1版 1995年1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陈琢如 责任校对: 沈 斌

封面设计: 东 玉 版式设计: 东 玉

ISBN7—227—01398—7/1·413 定价: 12.80元

目 录

梦断红楼(1)

兰姐(279)

梦断红楼



—

青山难辨是与非，
江河孰识悔恨泪。
满腹不平空悲切，
梦断红楼心成灰！

当年军校的同窗学友白如雪，曾是那么执著，渴望能成为一名女将军，到头来却化为泡影。她在写下上面那段文字后，说：“一个人的命运，很难由自己掌握，常常由偶然性的因素所摆布。”是的，人生好比一道考题。每个人的答案各不相同，因为谁都有着自己的体验。昨日，已当上将军的肖子君，专程由北京来上海，在一家最大的宾馆做东道，举行盛大的校友联谊会。老同学相聚，天南地北，有欢乐，也有感伤。看得出，肖子君仍然怀念着曾热恋过的白如雪，也没有忘记班长章中杰……

昨夜梦游北国山城，回到久违的学院。学院依旧分为三处，红楼绿树，围墙高筑，座落在山城的东、西山坡和市中心区的一个独特庭院。由于某种原因，对外称“东大院”、“西大院”、“南大院”。校园的建筑、布局因地制宜。小桥流水，曲径通幽，奇峰怪石，千姿百态，别有一番景色。东大院依然丁香千株，西大院桃花满园，南大院桂花香飘醉人。他如痴如醉于梦游里。那幽径，那溪边树下，那一幢幢红楼灯下，千百次地编织着

少男少女们所憧憬、追求着的金色的梦……

梦已醒，往事如潮涌，令他一次次细嚼着、回味着那段无忧无虑、充满欢乐，但更充满悲凉、痛苦的岁月。

梦已醒，忘不了二十四年前的那个金秋时节——

“立正。”中校教官郭兰亭下达口令，大家便“噔”的一声立正了。系主任何天池大校正匆匆向这边走来。郭兰亭急忙迎去向他报告说：“一班全体学员集合完毕，请首长指示。”

何天池站在队列前的中心位置上，用一种威严的目光扫视一下，“同学们！”他的话音未落，我们又一次立正了，他还了礼，“请稍候。我代表系领导欢迎你们的到来。同学们！从你们报到的第一天起，你们就是一名军人了！我们学院是为全军培养特殊人才的高等学府。你们都是经过严格挑选和严格的政治审查的，能够跨进这个大门，也是你们最大的光荣！但是，由于我们学院担负着特殊的教学任务，组织纪律是极其严明的。你们在入伍教育期间，不准同外界有任何联系，包括你们的父母兄长。”

“啊？！”队列里突然有人惊叫了一声。

“肃静！操场就是战场！”何天池目光一闪，问道，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白如雪。”白如雪跨出队列，挺胸答道。

何天池眉头一皱，沉思了会，命令道：“入列！你们已经是军人了！军人的天职是服从，绝对的服从！”转而对郭兰亭教官说，“继续操练！”

“是！”郭兰亭立正答道。

何天池还了礼，离开操场。

半个小时之后，何天池带着一个肤色黑红的小伙子来了。郭兰亭立即命令道：“立正——！”

何天池健步来到队列前，声音洪亮地喊道：“同学们辛苦了！”

“为人民服务！”我们七零八落地喊叫着。

“重来！”何天池怒吼一声。

郭兰亭显得有些紧张，但在他的指挥下，大家一次次地重复着。何天池的一声“稍息”，大家总算松了口气。

何天池指了指那个黑小伙子，对郭兰亭说：“这是新来的章中杰同学，就编入这个班。”

章中杰站在队列前，拘谨地看着郭教官，他的神情又懂事却又很窘，他二十岁光景，穿一身洗得褪色的粗布蓝色学生装，一双打了补丁的白色胶鞋。他高高的个子，结实的肩膀，黑红红的脸膛，两道浓黑的俊眉，长而密的睫毛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，隐隐地闪着安静、幽幽的光辉，嘴角上清晰地刻着两条皱纹，挂着自然的微笑，显得憨厚、淳朴。当郭教官命令他站到排尾时，他抬起眼来，正好撞上白如雪极不友好的目光。他那双黑黑的眼睛竟像小鹿似的，惊慌地闪开了，脸变得通红，怯生生地站到了白如雪的下首。

操练继续进行。

“向右转走”的口令一下达，章中杰竟来了个向左转走，与白如雪撞了个满怀，白如雪眼一瞪，脱口而出：“讨厌！”但他朝她笑笑，没吱声。

两个小时的操练，章中杰竟完全领会了每一个队列口令和动作要领。郭教官先是请他出列作示范，接着在男女学员分开操练时，指定他担任女学员组的小教练。

白如雪是女学员中年龄最小，也是全班出类拔萃的调皮鬼。她排在最后，倒不是个头矮，因为她老是做错动作。章中杰喊“向后转”，她偏向右转，还强词夺理说听不懂他的“外国话”，但章中杰并不在意，仍然认真执行郭教官交代的任务。白如雪却心计着使他难堪，引他发火。白如雪擅自出列，坐在石板上，仰望着蓝天白云，还哼着歌。

“请你入列。”章中杰冲白如雪喊了一声。

“呵，吼啥！”白如雪冷笑道，“对不起，我要去‘办公’！”然后朝他做了个怪相，“拉菲克。”说罢，扬长而去。

二

全系28个班级，何天池那张像是刷了糨糊的面孔，一双令人生畏的眼睛，老是盯住一班，像是有一种特有的缘分似的。刚在小礼堂听罢他做的《无限忠诚于党的事业》的报告，谁都想趁未回班讨论前稍微轻松轻松。他却一边将厚厚的讲稿夹在腋下，端起印有“最可爱的人”的搪瓷杯，一边像赶鸭子似地催促着：“抓紧时间回教室。”

“管他的。”白如雪冲着何天池走去的背影，挽住肖梦兰，“走，到镇寇亭去呼吸点新鲜空气。”肖梦兰迟疑地看了她一眼，想说，这不行，刚宣布了不准任何人擅自行动。况且，镇寇亭座落在校园东北角的半山腰，又是黑灯瞎火的。但肖梦兰既不想使她扫兴，又不愿违犯校规。她沉思了会，便以商议的口吻说：“明天陪你去好吗？”

“那我会闷死的。”白如雪撒娇地说，“求你了，兰姐。”

肖梦兰笑笑，没吭声。

白如雪头一扭，手一甩，不再理睬。肖梦兰犯难了。虽说两人相处十几天，但白如雪已把肖梦兰视为知己，兰姐长兰姐短的无话不谈。肖梦兰呢，性格内向，和善，诚恳，不多话，是位内秀的姑娘。而白如雪任性、逞强，凡事都要争个高低。与这种人相处，凡事得忍让着点。

“明天好吗？”肖梦兰重复了一句。

“我晓得，你怕回去晚了吃批评。说真的，兰姐。早知这样，我才不到这鬼地方呢。去年这个时候，我正坐在北戴河的沙滩上，面对茫茫大海赏月呢。那浩瀚的大海，那当空的皓月，真

是诗一样的深情，画一样的美。唉，眼下却是冷月孤影，空惆怅！”

“孤影？”肖梦兰笑道，“还有我呢。”

“还笑呢。”白如雪嗔怪地说，“我真想痛痛快快地哭一场。”

“那我就去取个面盆，——盛你的相思泪。”

内向女子一句戏言，逗得任性女子笑出泪。白如雪一边追逐着，一边说：“你坏，你真坏……”

两人追逐到教室门口，正好撞见教官郭兰亭。郭兰亭喊了一声：“严肃点！”

白如雪一进教室，只见同学们一个个像幼儿园的小朋友，规规矩矩地端坐在自己的位子上，她差点笑出声。肖梦兰见何天池威严地站在讲台前，她惴惴地喊了声“报告”，接着毕恭毕敬地行了军礼。何天池让她坐到位子上。白如雪随后，既没“报告”又没敬礼。何天池喊住了她，并用警告的口吻说：“你现在是军人了！进来要‘报告’，见了首先要敬礼，这是最起码的常识。”

“是！”白如雪极不情愿地行了个礼。何天池还了礼，说：“坐到位子上去！”

郭兰亭站在讲台前的中央，面对全班学员，喊道：“全体起立！立正！”转身跨出一步，向何天池报告说：“一班学员全部到齐，请首长指示。”

何天池还了礼，站到郭兰亭刚才站过的位置说：“请坐下。同学们，这些天来，你们白天又是上队列课、兵器课，又是听报告，晚上还要学习讨论，而且，从下周起还要安排几次夜间紧急集合，确实够辛苦的。整个的入伍教育安排得是紧了些。但是，作为军人，只有平时多吃苦，多流汗，战时才会少流血。不错，今天是中秋佳节，是亲人们团圆的日子。有些同学向我提出，组

织一次文娱晚会，我没同意。理由很简单，越是节假日，我们军人越是要提高革命警惕性。目的只有一个，从你们入伍的第一天起，就要培养你们树立居安思危、常备不懈的敌情观念。但对你们一班来说，这还不够，你们还必须具备严细的、高度的判断分析能力，要在最短的时间内，作出正确果断的决定。时间和正确的判断就是生命，就是胜利，这对你们来说，是至关重要的。”他干咳了几声，喝了几口茶，继续说，“总而言之，就是要把你们培养成勇于自我牺牲，甘当无名英雄，绝对忠诚于党的事业的特殊人才。在忠诚教育阶段每人写一份详详细细的自传，这是党对你们的一次考验。据了解，有的学员已有了恋爱对象。我郑重地向你们宣布，要么断绝这种关系，要么脱掉军衣回地方。除此别无选择。”

何天池正欲继续讲下去，一位上校女军官急匆匆地闯了进来，何天池面带微笑，朝她扬了扬手，说：“同学们，我们系几个新班级的班首长任命，院党委已批覆下来，今天正式宣布。郭兰亭同志担任你们一班班主任。这是严珂珍同志，是你们班的政治指导员。”

他的话音一落，郭兰亭、严珂珍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，郑重地向全班学员行了军礼。

严珂珍凑近何天池，像是有什么特殊机密似的，声音轻得只有他俩听到。

“好，就这样。”何天池匆忙告辞。

“同学们，”严珂珍满面春风，“告诉大家个好消息。”

我们本来像绷紧的弦，一下子松弛了许多，全班三十八双眼睛注视着，等待着这位中等身材，五官端正，面容清秀，看上去三十四五岁，却是全院女军官中最高军衔者的“好消息”。

“我刚从东大院开会回来，院首长接到罗总长打来的电话，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。总理对我们学院特别关心。他说，全党全

军和全国人民都勒紧腰带度难关。但是，你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学习任务很重，就是有天大的困难，也要千方百计地安排好你们的生活。遵照周总理和罗总长的指示，院首长决定，今晚学习讨论暂停，让同学们过一个有意义的中秋佳节。”

严珂珍的话音未落，白如雪欢跳起来，高呼：“乌啦！乌啦！……”

“同学们！”严珂珍大声道，“请带上椅子，到大操场集合。”

全系教职员工很快集合完毕，然后按班级围坐一圈，中央放了两排课桌。何天池简单明了讲了几句后，便指名道姓地说：

“严珂珍同志，你带个头，先给大家来一个。”

严珂珍不便推辞，先清唱一曲，——《南泥湾》，接着在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中，与何天池同台演唱了《白毛女》中的选段，再次博得热烈的掌声。

掌声未止，白如雪已自告奋勇站在中央，演唱了情意绵绵的《四季歌》，博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。就在这时，院首长和学院训练部、政治部、院务部的首长从东山坡赶来同我们一起联欢。他们带来了少量的月饼和水果，分发到各班级。一班分到了四只月饼和八只生梨。但大家接到这月饼、生梨时，想到了周总理和罗总长，谁都舍不得品赏，大伙含着热泪在手中传递着，传递着……

三

这是入秋以来最好的天气，暖暖的阳光透过明净的玻璃窗照射了进来，使宽敞的教室显得格外明亮。坐在右前排靠窗口的白如雪得天独厚地沐浴着金色的阳光。她手里转动着一支铅笔，嘴里轻轻哼着昨晚把联欢推向高潮的那支情意绵绵的歌。坐在她后排的王福义，用食指通了下她的后背，说：“哎，大声点，让咱

饱饱耳福。”白如雪没理睬，他便挑逗地说：“昨晚你唱绝了，简直是金嗓子周璇再现。就凭你甜美的歌声，就该到解放军艺术学院去，要不了多久，准是驰名中外的红歌星。”

白如雪扭头怒道：“你还有完没完！讨厌！”

白如雪的同桌肖梦兰见指导员严珂珍跨进教室，慌忙用胳膊肘捣了她一下。

“全体起立！”章中杰喊道。

“首长好！”全班齐声喊道。

“同学们好！”严珂珍用一种审视的目光扫了一眼，“请坐。”然后，她开门见山地说：“从今天起，到星期六上午，给你们五天时间，每位同学都要拿出一份合格的自传。有不明白的問題可以直接到办公室找郭主任和我。班里的事情由章中杰和肖梦兰同学暂时负责。”她作了简要的交代后，正欲告辞，白如雪大声喊道：“报告！”

严珂珍收住脚步，看了看白如雪，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按照提纲上的108个问题一一回答？”白如雪问道。

“不仅仅是回答，是要对党忠诚老实，有啥写啥。”严珂珍显得有些不耐烦，“何主任和郭主任不是讲得明明白白的嘛。”

“可我不明白。”白如雪冷笑道。

“你哪些地方不明白？”

“多着呢。”白如雪翻动着四大张写自传的提纲，“这上面的第二条，祖父母、外祖父母、姑母姑夫、舅父舅母……我连听说都没听说过，怎么晓得他们的政治面貌、都干过什么？第五条，是否谈过恋爱、有否恋爱对象、现在关系如何……写这些干啥？第八条，是否有过小偷小摸，是否说过谎话，这有啥讲头。谁没撒过谎骗过人？”她回头看看大家，“笑什么！谁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没用谎话吓唬过小孩子？什么你是拣来的啊，什么鬼

啊，神啊，老狼来了……”

大家都忍不住笑了，严珂珍也笑了，她难得一笑，笑得楚楚动人。

“还有……”

严珂珍打断了白如雪的话，说：“不清楚的问题可以到办公室，个别谈谈。”

白如雪摇摇头，双手一摊，坐了下来。

“好吧，大家集中思想先认真地考虑考虑，有问题到办公室找我。”

白如雪冲着走出教室的严珂珍“哼”了一声，垂下眼帘，嘴里不知咕哝些什么。

“好了，快抓紧时间。”肖梦兰微笑着轻声说。

“写啥短命的自传。”白如雪将提纲往书桌里一塞，“白纸黑字装进档案袋背一辈子，——傻瓜才干这种蠢事！什么书信往来也得经过他们审查，他们有什么权利私拆别人的信件！在家时我爸爸妈妈都不敢私拆我的信，他们算个啥！难道遛遛山城还得成群结队地去不成？真有意思，把我们当成什么人了？”

“你呀，”肖梦兰无可奈何地看看白如雪，“下课再说好吧？”

“怕什么，大不了脱下这身黄皮回去上我的大学。”

“请不要影响别人。有问题找班首长。”章中杰憋不住了。

“呵，找不找班首长是我的自由，你管得着！多管闲事。哎，你别这么看着我，怪吓人的。”

“你，”章中杰话到嘴边硬咽下。

“我怎么啦？我可不像有的人，见了当官的像只温顺的猫，——叫人看了恶心。”白如雪冷冷一笑，“虽说你这个班长还是个临时的，但大小是班里的头。既然是我们的头，就凡事带个头。能不能把要写的内容先向大家公开公开，嗯？”

“你！”章中杰铁青着脸，“你要是再瞎搅和，就把你轰出去。”

“呵，青蛙想吞大象，好大的口气。”白如雪头一仰，两手卡腰，“来呀，谅你也不敢！”

章中杰的同事肖子君白了白如雪一眼，拉了下章中杰的衣角，说：“犯不着，好汉不与女人斗，别理她。”

十多天来，每个人各有各的心思，仿佛都有一股无名火，肖子君的话像是一把盐撒进了油锅，女学员一方炸开了。

孟艳秋瞅了肖子君一眼，说：“这话最好留着回家对你妈说！”

梁春竹接过孟艳秋的话，说：“有理讲理，拍桌子瞪眼睛，只能说明无能。”

男学员一方无言可答。白如雪洋洋得意。

“哭鼻子，耍性子，女同胞的本领大着呢。”王福义沉着冷静地进行反击，“不过到了顶紧要的关节眼，还得求助于男同胞。不信？就走着瞧。”

于是唇枪舌剑，互不相让。

闹声不响的路青柏霍地站到台子上，撸起衣袖，双脚八字开，大喝一声：“吵什么！谁再吭一声，我就把谁扔出去！”这一招竟把大家给镇住了。谁也不再言语，埋头写起自来传。但白如雪却左手托腮，望着窗外，不知在动啥脑筋。

四

教学大楼与学员宿舍中间隔着条用鹅卵石铺成的小径。高高的红砖墙把一排排二层红楼分割成东西两院。高高的围墙顶上布满密密麻麻狼牙似的玻璃碴子，院落的大门由学院警卫连派专人设岗守卫，警备森严。与其说是学员宿舍，不如说是看守所。后来才明白，院首长是怕少男少女们发生那种花前月下、海誓山

盟、卿卿我我、拈花拂柳、含笑不语的儿女之情，才筑了那高墙，招收了专守大门的兵。其实，入伍的第一天系首长就讲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：不准男女学员私下交谈，不准谈情说爱，不准同外界交往，违者军纪处之。

女学员住东院，她们自己称东院是“女儿国”，严珂珍便是这“女儿国”的元首。

白如雪和肖梦兰、孟艳秋、梁春竹同住一室，二楼，朝南，阳光充足、空气新鲜。可她们，尤其白如雪讨厌这种枯燥乏味、缺乏生气的封闭式生活。她最反感的是连写封信的自由都没有，这无疑是一种难以忍受的折磨。她一回到宿舍，先是往床上一躺，然后娘声娘气地没完没了。肖梦兰忙着从楼下端来洗漱水，接着又为白如雪她们摊开被子。来到学院后，她天天如此，简直成了位忠诚的奴仆。她们中间除了她，谁不是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惯了的。就拿孟艳秋来说，爸爸是军区副司令，妈妈是某市市委组织部长，在家时是爸爸妈妈的心肝宝贝，横竖不拿，甚至连卫生带都攒给保姆洗。眼下却要一切由她自己动手。她觉得她上了爸爸的当，受了妈妈的骗，来到这鬼地方受罪。

“哎呀！凉死了！”白如雪坐在小板凳上，那双小巧、纤细的脚一伸到脚盆，冲着肖梦兰大声道，“怎么，你想冰死我。快，给加点热水。”

肖梦兰默然地往脚盆里加了热水，又拎起擦脚毛巾的一角在盆中转了几圈，然后用食指试了试水温。

孟艳秋看得真切，她不由想到，她在家时，保姆也是这么伺候她。

“真是倒了那辈子霉！这鬼地方连洗个澡都限时限刻！哎，你再去打两瓶水，我要擦擦身。”白如雪像是使唤小保姆似地对肖梦兰说。

肖梦兰顺从地拎起两只空热水瓶走出寝室，下楼去了。